

繪明史通俗演義圖

第四冊

第三十一回 二監監軍黎利煽亂

六師討逆高煦成擒

却說仁宗即位。改元洪熙。立命將夏原吉、黃淮、楊溥等。釋出獄中。俱復原官。應二十回

吉入朝奏對。大旨以賑饑蠲賦。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趾各路採辦。仁宗一一依行。

未幾。以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皆東宮舊臣。忠實可恃。遂進榮為太常卿。幼孜為

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

英殿大學士。楊溥為翰林學士。既而榮與士奇。統擢為尚書。內閣職務。自是漸重了。先

是仁宗少時。太祖未崩。嘗命他分閱章奏。仁宗留意考察。凡關係軍民利病。必先呈上

覽。至文字稍有錯誤。並未表出。太祖指示道。免閱章奏。奈何不核及文字。仁宗答道。偶

有筆誤。不足瀆天聽。所以未曾表明。太祖點首不答。嗣復問及堯湯時候。水旱連年。百

姓如何生活。仁宗答以堯湯仁政。惠及民生。因此水旱無憂。太祖大喜道。好孫兒。有君

人度量了。所謂少成若天性。嗣為皇太子。屢被高煦、高燧等讒構。終以誠敬孝謹。得免禍難。及

即位。任用三楊。修明庶政。與民休息。儼然有承平景象。仁宗嘗在池亭納涼。吟成五律

一首道。夏日多炎熱。臨池憩午涼。雨滋槐葉翠。風過藕花香。舞燕來青瑣。流鶯出建章。

援琴彈雅操。民物樂時康。引入此詩注。後人讀到此詩。每想仁宗風儀。幾似虞舜鼓琴。

薰風解愠。不愧為守文令主。又嘗在思善門外。建弘文館。與儒臣講論經史。終日不倦。

夏日偏賜水果諸鮮。冬日偏賜貂狐等物。每語諸臣道。朕與諸卿講論。覺得津津有味。

若一入宮後。對着內侍宮人。便覺索然。未知卿等厭棄朕否。諸臣聞命。頓首稱頌。自不

必說。皇后張氏。為彭城伯張麒女。冊妃時。謹修婦道。成祖嘗謂幸得佳婦。仁宗得保全

儲位。也虧着賢后從中調停。所以仁宗敬愛有加。宮闈中雖有妃嬪。沒甚寵幸。除張后

外。只譚妃一人。善承意旨。得蒙恩遇罷了。為殉主 伏筆這且慢表。且說安南平定。曾設交趾

布政司。留英國公張輔鎮守。未幾。即召輔還京。從征漠北。別命豐城侯李彬繼續軍事。

尚書黃福綜理民政。福有威惠。頗得交人畏服。惟李彬麾下。曾有太監馬騏任職監軍。

騏按定交趾貢物。每歲需扇萬柄。翠羽萬襲。正供以外。還要多方勒索。交民痛苦得很。

互相怨恨。遂互相煽動。因復鬧出一個渠魁。擾亂安南。都是小入壞事這渠魁叫作何名。便是

俄樂縣土官黎利。黎利初從陳季擴。充金吾將軍。季擴就擒。利歸降明軍。令為巡檢。至

馬騏肆虐。他即乘機驅脅。挾眾作亂。自稱平定王。用弟黎石為相國。段莽為都督。聚黨

范柳范宴等。四出剽掠。參政侯保馮貴。率軍往討。被他圍住。力戰身亡。明廷聞警。遣崇

昌伯陳智為左參將。助李彬出勦。轉戰有年。纔得削平亂黨。惟黎利逃匿老嫗。屢捕未

獲。嗣李彬應召還京。由陳智代任。監軍亦另易中官。名叫山壽。去了一個。又來了一個。這山壽貪財

好貨與馬。騏相似。黎利乘間納賄。潛自老撾遁還寧化州。許言乞降。山壽得了賄賂。遂

替他奏請朝廷。求赦黎利。適成祖崩逝。仁宗踐位。壽入朝慶賀。且言利已願降。若遣使

往諭。定然來歸。仁宗躊躇良久。方道。蠻人多詐。不便深信。山壽叩頭道。如利不來。臣當

萬死。利令智昏仁宗復道。黃福有無異議。山壽又奏道。福居交趾。已十八年。從前馬騏密奏

先帝。謂有異志。臣不敢仍如騏言。但久居異域。與民同利。今交趾知有黃福。不知有朝

廷。恐亦非懷柔本旨呢。善於進讒比馬騏還要陰險仁宗默然無語。俟山壽退出。即下旨召黃福還京。

已為耶言所惑飭兵部尚書陳洽代掌交趾布按司事。福在交趾。編戶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

司。屢召父老宣諭德意。中官馬騏。怙恩虐民。福輒遇事裁抑。騏懷恨在心。所以誣奏。成

祖攔過不提。至山壽入讒。仁宗馳諭召歸。福奉命即行。交人扶老攜幼。相率走送。甚至

挽轅號泣。不忍言別。福好言婉諭。只托稱後會有期。纔得離了安南。徑還京師。黎利聞

黃福召還。謀變益急。遂糾眾攻茶龍州。交趾都司方政領兵往援。與戰不利。指揮伍雲

陣歿。守將琴彭亦戰死。利陷入茶龍。轉寇諒山。殺死守吏易先。硬把諒山佔去。榮昌伯

陳智懦弱無能。又與都司方政不相輯睦。遂没法法定亂。只好飛使馳奏。候旨定奪。全無不智

如何名智仁宗方信山壽言。遣壽貴敕往諭。授黎利為清化知府。及接陳智奏報。還道是山

壽有材。足以撫寇。即飛飭陳智按兵以待。候山壽到了交趾。協議以聞。於是陳智推諉

明史通俗演義 卷四 第三十一回 上海會文堂印行

上命一任黎利猖獗。勒兵不發。尚書陳洽見陳智遷延釀亂。甚是懊惱。即奏稱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是攜貳。招聚逆黨。日益滋蔓。乞飭統帥陳智早滅此賊。綏靖邊疆云云。仁宗乃復授陳智為征夷將軍。出討黎利。智尚在徘徊。至山壽入境。又一意主撫。賊勢從此益張了。且說仁宗既冊定皇后。隨立子瞻基為皇太子。餘子瞻竣。瞻墉。瞻塏。瞻塏皆封王。命太子居守南京。意欲仍還南都。詔令北京都司復稱行在。一面宥建文諸臣。放還永樂時坐成家屬。并復魏國公徐欽。原爵。欽係輝祖子。輝祖忤成祖意。奪爵歸第。應二十未幾。輝祖病歿。子欽復得襲封。永樂十九年。欽入朝。不辭徑去。成祖怒欽無禮。削職為民。至是乃給還故爵。且屢命法司慎刑。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三人。審決先朝重囚。必往同讞。遇有冤抑。不惜平反云云。他如免租施賑。亦時有所聞。不意洪熙元年五月中。二豎為灾。帝躬不豫。纔越兩日。病竟垂危。忙飭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瞻基。海壽甫抵南京。仁宗先已歸天。太子即日就道。自南而北。謠傳漢王高煦謀在途中設伏。邀擊太子。左右請整兵為衛。或言應從間道北行。太子道。君父在上。何人敢妄行。當下馳驛入都。至良鄉。太監楊瑛偕尚書夏原吉。呂震。捧遺詔來迎。傳位皇太子。太子受詔。入哭盡哀。越十日。即皇帝位。追尊皇考為昭皇帝。廟號仁宗。皇后張氏為太后。又以譚妃投繯殉主。追贈為昭容恭禧順妃。得未統計仁宗在位。僅越

一年享年四十有八。太子瞻基即位。改元宣德。史稱他為宣宗。小子亦沿例稱呼。宣宗立。后胡氏係錦衣衛百戶胡榮女。並冊孫氏為貴妃。並舉貴妃為後。文廢后張本。召翰林學士楊溥

入內閣。與楊士奇等同參機務。命大理寺卿胡璘參政。葉春巡撫南畿。自是遇有災亂。

輒遣大臣巡撫。後來置為定員。三司職權乃日漸從輕了。明初外省官制置布政按察

事及巡撫設而三司失權。這却不必細說。惟漢王高煦自徙居樂安後。仍然不法。聞仁宗猝崩。召還

太子。本欲發兵還擊。因迫於時日。不及舉行。宣宗即位。恰奏陳利國安民四事。宣宗如

奏施行。及改元初日。煦復遣人獻元宵燈。侍臣入啟宣宗道。漢府來使多是窺探上意。

心存叵測。前時漢王子瞻圻留居北京。每將朝廷情事潛報漢王。平均一晝夜間。多至

六七次。先帝防他漏洩。徙至鳳陽守陵。此次陛下登基。漢王又藉口奏獻。使人常至。詭

情如見。不可不防。仁宗從瞻圻事就。此帶出以省筆墨。宣宗道。永樂年間。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

異心。但皇考待他甚厚。朕亦應推誠加禮。寧他負我。毋我負他。乃馳書報謝。煦日夜製

造軍器。籍丁壯為兵。出死囚。招亡命徒。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編立五軍四哨。授指揮王

斌為太師。知州朱恒。長史錢巽為尚書。千戶盛堅。典仗侯海為都督。教授錢常為侍郎。

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李濬致仕歸田。家住樂安。

得着這個消息。急棄家易服。從間道馳入京師。上書告變。山東文武軍民與真定等衛

明史通谷演義 卷四 第三十一回 三 上海會文堂印行

所亦飛報高煦亂狀。適煦遣心腹枚青往約英國公張輔。請為內應。輔繫青以聞。宣宗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慰勉備至。煦反盛兵見泰。厲聲道。靖難兵起。若非我出死力。那有今日。太宗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從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動言祖制。脅我謹守臣節。我豈能鬱鬱居此。毫無舉動。你試看我士飽馬騰。兵強力壯。欲要橫行天下。也是不難。速歸報你主。執送奸臣。免我動手。竟欲效乃父耶。但福命不及乃父奈何。泰不敢抗辯。唯唯而出。既還京。也含糊覆命。隔了數日。煦遣百戶陳剛貴奏入朝。奏中語多悖逆。且指夏原吉為罪首。定欲索誅。宣宗乃動憤起來。夜召諸大臣入議。擬遣陽武侯薛祿往討高煦。大學士楊榮抗言道。陛下獨不見李景隆事麼。宣宗轉顧原吉。原吉先免冠謝死罪。宣宗瞿然道。卿何為作此態。莫非為高煦奏請麼。煦無從啟釁。只得借卿為口實。朕非甚愚。何至為煦所欺。原吉謝恩畢。方奏道。為今日計。宜捲甲韜戈。星夜前往。方可一鼓蕩平。若命將出師。迂遠無濟。轉蹈李景隆覆轍。榮言甚是。楊榮遂勸帝親征。宣宗召張輔入內。與商親征事。輔對道。高煦有勇無謀。外強中怯。今請假臣二萬人。即可縛煦獻闕。何必勞動至尊。楊榮道。煦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所以肆行無忌。若臨以天威。事無不濟。臣願負弩前驅。宣宗為之動容。乃決意親征。以高煦罪狀。申告天地宗廟山川百神。命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為先鋒。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

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成等扈蹕隨征留鄭王瞻埈襄王瞻墻居守。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安鄉侯張安廣陵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及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等協守京師。復敕遣指揮黃謙暨平江伯陳瑄出守淮安。防煦南竄。部署既定。遂統率大營五軍將士。即日出京。鉦鼓聲遠達百里。既至楊村。宣宗顧從臣道。卿等料高煦今日計將安出。蹇義道。樂安城小。不足展布。彼或先取濟南。為根據地。言未已。楊溥又插口道。高煦前日嘗請居南京。今必引兵南去。宣宗笑道。卿等所料未必盡然。濟南雖近。未易攻取。且聞大軍將至。亦不暇往攻。若防他走入南京。未始非高煦夙願。但他的護衛軍家屬多居樂安。豈肯棄此南走。高煦性多狐疑。今敢謀反。無非因朕年少新立。未能親征。若遣將往討。他得甘言厚利。作為誘餌。希圖與他聯合。今朕親至。已出彼料。那裏還敢出戰。朕意煦必成擒了。料敵如神。然亦皆由楊榮等指導之力。從臣等唯唯聽命。又向前進行。遇着樂安逃軍。備述高煦情形。略如宣宗所料。宣宗大喜。發給揭帖數紙。令回樂安貼示。一面仍貽書高煦道。

朕惟張敖失國。本諸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伯。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身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師壓境。王能悔過。即擒倡謀者以獻。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不悟。大

軍既至。一戰成擒。又或麾下以王為奇貨。執王來獻。王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為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

書發後。得前鋒薛祿馳奏。報稱高煦已下戰書。約于明日出戰。宣宗遂令大軍蓐食兼行。夜半至陽信縣。官吏皆入樂安城。無人迎謁。大軍即趨至樂安。圍攻四門。時已天明。守城兵慌忙登陴。舉砲下擊。宣宗命發神機銃箭。仰射城上。硝烟四散。聲震如雷。守兵股栗。多半竄伏逃生。日光晌午。危城將墮。諸將擬攀城而入。宣宗不允。暫行停攻。復傳書入城。諭高煦出降。煦仍不答。宣宗又命書詔敕數道。令將士繫諸箭上。射入城中。曉示禍福利害。城中人士。得了諭旨。多欲將高煦執獻。煦狼狽失據。乃密遣心腹將士。鉅城至御幄前。奏稱限期一夕。與妻子訣別。即當出城歸罪。

前云可橫行天下
如何未戰即降

宣宗允准。

來使去訖。是夜高煦盡取所造兵器。與各處交通文書。盡付一炬。火光燭天。通宵不絕。轉眼間天已大明。煦擬出城聽命。忽來一人阻住道。殿下寧一戰而死。如何出降受辱。煦視之。乃是太師王斌。煦悵然道。城池卑狹。不足禦敵。奈何。王斌再欲有言。煦復道。你且照常辦事。容我細思。斌乃退出。煦遂潛行出城。徑至宣宗行幄前。席藁待罪。羣臣奏請正法。宣宗道。煦固不義。但祖宗待遇親藩。自有成例。勿為已甚。羣臣復舉大義滅親四字。堅請加刑。宣宗不許。只令高煦入見。取羣臣彈章視煦。煦畧畧瞧着。面色如土。忙頓

首道臣罪萬死萬死。生殺唯陛下命。前日威風而今安在宣宗令煦作書召諸子同歸京師。張斌

朱恒等倡導不軌。罪在不赦。亦一律繫歸。改樂安為武定州。令薛祿張本二人鎮守。餘

軍凱旋。高煦父子家屬被繫入京。宣宗命廢為庶人。築室西安門內。禁錮高煦夫婦。號

為道遠城。飲食供奉如常。張斌朱恒等皆伏誅。煦被禁數年。寧王權上書請赦煦父子。

不獲見允。煦大為怨望。宣宗親往察視。見煦箕踞坐地上。免不得斥責數語。及宣宗轉

身欲歸。煦竟伸出一足。把宣宗勾倒地上。宣宗大怒。俟起立後。令力士舁出銅缸覆住

煦身。缸重三百餘斤。煦用力負缸。缸竟移動。宣宗復命積炭燻缸。越一時。炭熾銅鎔。恁

你高煦力大無窮。也炙得烏焦巴弓了。好似竹管煨泥鐵小子有詩嘆高煦道。

庸材也欲逞強梁。暴骨揚灰枉自傷。莫向釜中悲煮豆。追原禍始是文皇。

高煦炙死。諸子皆誅。還有趙王高燧。亦被嫌疑。是否能保全性命。且看下回敘明。

仁宗在位。不過一年。而任賢愛民。善不勝書。史稱天假之年。俾其涵濡休養。則德

化之盛。應與漢文景比隆。是仁宗固不愧為仁也。惟信用宦官山壽。召還黃福。釀

成交趾之亂。不無微憾。然亦為安邊息民起見。因為撫之一字所誤。仁有餘而智

不足。畧迹原心。其尚堪共諒歟。高煦不道。竟欲上效乃父。藉口除姦。幸宣宗從諫

如流。決意親征。六師一至。煦即失措。出城乞降。席藁待罪。彼才智不逮成祖。而君

明史通俗演義 卷四 第三十一回 上海會文堂印行

非建文。臣非齊黃。多見其速斃已也。厥後銅缸燃炭。身首成灰。何莫非煦之自取乎。明有仁宣。足與言守成矣。

第三十二回

棄父趾甘隳前功

易中宮傾心內嬖

却說趙王高燧與高煦是一流人物。

難兄難弟

從前亦常思奪嫡。與中宮黃儀等密謀廢立。

事洩後。黃儀伏誅。燧以仁宗力解。始得免罪。仁宗徙燧封彰德。及高煦抗命。暗中也勾

結高燧。約同起事。煦既受擒。六師畢歸。戶部尚書陳山出京迎駕。奏稱應乘勝移師。襲

執趙王。宣宗轉問楊榮。榮很是贊成。復問蹇義夏原吉。兩人亦無異言。遂由楊榮傳旨。

令楊士奇草詔。士奇道。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罪無可赦。法應嚴懲。情有可

原。還宜曲宥。若一律芟除。皇祖有靈。豈不深恫。榮厲聲道。此係國家大事。宜你一人所

得沮麼。

楊榮名為賢臣。胡亦執物成性。

士奇道。高煦受擒。趙王必不敢反。何苦要皇上自戕骨肉。士奇

不敢草詔。時楊溥在側。與士奇意合。遂從容說道。且入諫皇上。再作計議。榮聞溥言。艱

然徑去。即往見宣宗。溥與士奇接踵而入。司閤只放入楊榮。不令二人入內。二人正傍

徨間。適蹇義夏元吉奉召前來。士奇即免令入諫。蹇義道上意已定。恐難中阻。士奇道。

王道首重懿親。如可保全。總宜調護為是。還望二公善為挽回。蹇義領首而入。即以士

奇言轉陳帝前。宣宗乃返入京師。不復言彰德事。既而廷臣猶有煩言。或請削趙王護

衛。或請拘趙王入京。宣宗沈吟未決。復召士奇入問道。朝右多議及趙王。究應如何處置。士奇道。今日宗室中。惟趙王最親。陛下當曲予保全。毋惑羣議。宣宗道。朕今日只有一叔。怎得不愛。但欲為保全。須有良法。朕意擬將羣臣劾章。封示趙王。令他的處。卿意以為何如。士奇道。得一璽書。更為周到。宣宗便命士奇起草。親自閱過。蓋好御印。即令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與左都御史劉觀。同赴彰德。示以璽書。并廷臣劾章。趙王喜且泣道。我得更生了。遂優待袁容。劉觀。并上表謝恩。願獻護衛。自是羣議始息。宣宗乃重用士奇。薄待陳山。且歲賜趙王。概如常例。趙王得以令終。於宣德六年去世。幸全首領這且休表。且說榮昌伯陳智。與都指揮方政。協守交趾。因黎利叛服無常。奉命往討。續前至茶龍州。兩人意見未洽。反為黎利所乘。吃了敗仗。那時宣化賊周賊。太原賊黃菴。美留賊潘可利。雲南寧遠州紅衣賊長擎。俱蠢起作亂。遙應黎利。宣宗聞警。諭責智政。削奪官爵。令在軍中効力贖罪。特簡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大將軍印。充交趾總兵官。都督馬瑛。為參將。率師南征。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通與瑛先後南下。瑛至清威。適黎利弟黎善。陷廣威州。分軍四擾。與瑛軍相遇。被瑛軍兒頭痛擊。紛紛敗去。瑛方紮營休息。王通亦引兵到來。兩下合軍。進屯寧橋。通欲乘勝進擊。尚書陳洽道。前面地勢險惡。宜慎重進行。不如擇險駐師。覘賊虛實。再定行止。通叱道。兵貴神速。何得遲疑。洽不便再諫。通即

麾兵渡河。適遇天雨。道路泥濘。人馬不能成列。霎時間伏兵驟起。縱橫衝盪。通受創即走。全師大潰。陳洽憤起。怒馬突陣。身中數創。顛墜馬下。左右掖起。願與俱還。洽勃然道。我身為大臣。見危致命。正在今日。難道可偷生苟免麼。足愧王通隨即揮刀復入。斫死賊兵數人。自知力竭。刎頸而死。通敗回交州。尚得自言神速度黎利即自率精兵入犯東關。通聞報。

大懼。陰遣人與利議和。願為利乞封。且割清化以南地。俾利管轄。利陽為受款。限日受

地。通遂不待朝命。擅檄清化等州。令官吏軍民盡還東關。即以土地讓與黎利。知州羅

通。擲檄痛詆道。名為統帥。擅敢賣城。看他如何覆命。我只知守土。不知有他。遂櫻城拒

守。黎利往攻。不能下。先是都督蔡福守義安。為黎利所圍。未戰即降。至是黎利令招致

羅通。通見福至城下。厲聲訶責。說他不忠不義。福羞慚滿面。低頭馳去。利知清化難下。

移兵攻鎮城平州。知州何忠懷潛行出城。擬至交州乞援。中途為賊所執。押送黎利。利

酌酒與飲。道何知州的大名。我仰慕久了。能從我。不患不富貴。忠懷大詈道。賊奴。我乃天朝

臣。豈食汝狗彘食。當下奪杯在手。擲中利面。流血盈頤。利大怒。遂將忠懷殺害。一面麾

眾寇交州。王通出兵與戰。竟得勝仗。斬獲偽官以下萬餘人。利惶懼遁去。諸將請王通

追擊。通又憚不敢發。一年怕此攻三年爛樞索利得整軍復出。圍攻昌江。都指揮李任願。福日夜拒

戰。至九閱月。糧盡援絕。竟被攻陷。任福皆自刎畢命。中官馮智北向再拜。與指揮劉順

知府劉子輔投繯殉難。

馬智願不悅忠臣

子輔有惠政。民素愛戴。子輔死後。閭閻家全節。吏民亦

相率死難。無一降賊。全城為墟。

關楊忠節

警報遙達京城。宣宗又命安遠侯柳升統兵往援。

保定伯梁銘為副。都督崔聚充參將。尚書李慶參贊軍務。且以黃福舊在交趾。深得民

心。亦令隨軍同往。仍掌交趾布按二司。柳升會集諸軍。進至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有和

議。聞升等南下。詭稱應立陳氏後裔。具書乞和。升得書。並未啟視。只將原書奏聞。一面

督軍入境。連破關隘數十。直達鎮夷關。梁銘李慶皆困憊致病。惟升意氣自若。尚欲長

驅直入。郎中史安主事陳鏞問李慶疾。且語慶道。主帥已涉驕矜。擁兵輕進。倘遇敵伏。

易致挫衄。寧橋覆轍。可為前鑒。還望公代為諫阻。寧可持重。不可躁率。慶倚枕稱善。強

自起床。走告柳升。升笑道。我自從軍以來。大小經過百戰。難道怕這麼麼小醜麼。

輕敵甚矣慶

復言之再三。升含糊答應。令慶等留營養病。自率百騎至倒馬坡。躍馬踰橋。後隊正擬

隨上。橋梁猝斷。迫不及渡。但見對岸伏兵猝起。把升圍住。升左衝右突。竟不能脫。未幾

即中鏢身死。所隨百騎盡行戰歿。那時後軍只好退回。梁銘李慶竟致急死。崔聚復整

軍入昌江。與賊酣鬪。賊驅衆大至。飛矢攢射。聚受傷被執。史安陳鏞等皆陣亡。官軍大

潰。七萬人只剩數千。逃入交州。黃福至鷄鳴關。亦為賊所得。掣出佩刀。意欲自刎。賊衆

把刀奪去。且下馬羅拜道。公係我生身父母。何可遽死。前時公若不歸。我等那敢出此

福叱道。朝廷未嘗負爾等。爾等為何從逆。賊衆復道。守土官僚。如果盡若我公。就使教我為逆。我等也不忍為。怎奈官逼民反。不得不然。言下都有慘容。且語且泣。福亦為之下淚。賊目取出白金餼糧。作為餽物。並令數人舁着肩輿。送福出境。福至龍州。舉所贈物盡歸入官。是時王通在交州。聞升軍敗沒。越加惶懼。忙與黎利議和。出城築壇。束帛載書。教利立陳暲為陳氏後。訂約休兵。其實交趾並沒有陳暲。全係王通黎利串同捏造。借此朦蔽朝廷。通贈利綺錦。利賂通珍寶。彼此歡宴了一日。議定由黎利遣使奉表獻方物。通亦令指揮闕忠偕黎使入朝。當由鴻臚寺代呈表章。其詞云。

安南國先臣陳日烜三世嫡孫陳暲。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弑戮臣族殆盡。臣暲奔竄老嫗。以延殘息。歷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言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王子孫立之一。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視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伏乞明鑒。

宣宗覽畢。即召集廷臣會議。示以來表。英國公張輔道。這是黎利詐謀。必不可從。當再益兵討賊。臣誓將元兇首惡。繫獻闕下。蹇義夏原吉也。說是不可輕許。獨楊榮楊士奇料宣宗有意厭兵。因言交趾荒遠。不如許利。藉息兵爭。宣宗乃決計罷兵。遂遣侍郎李琦羅汝敬等。齎詔撫諭交趾。赦除利罪。令具陳氏後人事實以聞。一面召王通馬瑛及

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悉數北還。於是三十年來經營叛造的安南，一旦棄去。李琦等未到交趾。王通已由陸路還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騏山壽，由水路還欽州。及奉詔到京，羣臣交章彈劾，統說通弃地擅和，騏山壽等暫繫獄中，便算罷休。宣宗號稱英明，奈何姑息養奸。嗣李琦自交趾還京，黎利又遣人隨至，奉表言陳暲已死，陳氏絕嗣。由臣利權時監國等語。宣宗明知有詐，只因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就將錯便錯的混過去了。是時已為宣德三年。邊事總算攔起，宮中忽起暗爭。小子於前回表過，宣宗立后胡氏，并冊孫氏為貴妃，已見得后妃並重，隱肇爭端。果然不到二年，即鬧出廢后問題來。原來孫貴妃出身頗微，係永城主簿孫忠女。幼時穎慧絕倫，貌亦姣美。天生麗質偶為張太后母所見，大為稱羨。張太后母即彭城伯夫人，當張為妃時，已出入宮中。成祖擬為皇太孫擇配，彭城夫人即盛稱孫氏賢淑，應選為太孫妃。當下傳旨選入，見孫氏女尚僅十齡，乃令在宮撫養。從緩定奪。過了七年，太孫年長，奉旨選妃。司天官奏稱星氣在奎婁間，當自濟河求佳女。適濟寧人百戶胡榮生女七人，獨飾第三女充選。成祖見他貞靜端淑，遂冊為太孫妃。彭城夫人聞了此信，以孫氏女既有定約，偏為胡氏女所奪，心中很是不平，即入宮啟奏成祖，請他改命。成祖不便反汗，但命立孫氏女為太孫嬪，及仁宗嗣阼，張后正位，彭城夫

人又向張后前喋喋不休

老嫗煞是多事

張后素性寡言。任他如何慫恿。只是默然不答。到了

宣宗登基。亦稍稍傾嚮孫嬪。所以冊后禮成。便冊孫嬪為貴妃。明初定例。冊后用金寶

金冊。冊貴妃有冊無寶。宣宗特命尚寶司製就金寶。賜給貴妃。一如后制。

已隱露並后匹嫡的意思

這位孫貴妃體態妖嬈。性情狡黠。

少成若天性

百般取悅上意。幾把這位宣宗皇帝玩弄在

股掌中。宣宗年已三十。尚無嫡子。未免愁嘆。嘗語孫貴妃道。后有疾不育。卿無疾亦不

育。難道朕命中應無子麼。孫貴妃聞言。猝然下跪。佯作羞態道。妾久承雨露。覺有異徵。

紅潮不至。已閱月餘。莫非是熊夢不成。

你難道定知生男

宣宗大喜道。卿如生男。當立卿為后。

孫貴妃佯驚道。后位已定。妾何敢相奪。願陛下勿出此言。宣宗道。好貴妃。好貴妃。隨親

為扶起。抱置膝上。喁喁與語。大約有厭恨胡后的意思。貴妃且曲為解勸。宣宗嘉他有

德。益稱嘆不置。

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陰柔之所以可畏也

流光易逝。倏忽間已八九月。孫貴妃居然分娩。

生下一個麟兒。當由宮人報聞宣宗。宣宗喜出望外。即至貴妃宮中。驗視。經侍嫗抱出

佳兒。啼聲响亮。覺為英物。

後來廟號英宗宜為英物

宣宗滿面笑容。取兒名為祁鎮。并慰勞貴妃數

語。隨即趨出。傳旨大赦。看官。你道這皇子祁鎮。果是貴妃所生麼。貴妃想欲奪后。恰想

出一條秘計。暗中與懷孕的宮人。定了易呂為贏的密約。適值宮人生男。遂取作己子。

誑騙宣宗。宣宗那知秘謀。總道是貴妃親生。纔閱數日。即擬立乳兒為皇太子。廷臣希